

下卷

玄奘
H S U A N
T S A N G
大傳
B I O G R A P H Y

長篇傳
記小說

陈景富 著

未来出版社



长篇传记小说

玄奘大传

未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玄奘大传：全2册 / 陈景富著. ——西安：未来出版社，2015.5
ISBN 978 - 7 - 5417 - 5634 - 4

I. ①玄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传记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83385 号

玄奘大传(上、下卷)

选题策划 陆 军

责任编辑 陆 军

封面设计 李 宣

装帧设计 许 歌

技术监制 宇小玲 宋宏伟

出版发行 未来出版社

地址：西安市丰庆路 91 号 邮编：710082

电话：029 - 84297353 88654719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20mm × 1016mm 1/16

印 张 74.25

字 数 118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417 - 5634 - 4

定 价 98.00 元(全 2 册)

第三十三回

图快嫌慢师徒生矛盾 邀福作恶风俗兴人祭



离开大麓罗林长年婆罗门草庐之后，嘉尚几个师兄弟们就像出了笼的小鸟，脚步快得飞也似的，原因嘛，一方面是看到了光明前途，有学头，有奔头；另一方面是听说再走两旬日，即可走出北天竺，然后沿河而下，便可进入中天竺的平原地带，这样，到达此次西行的最终目的地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。胜利在望，谁能不精神振奋？有了鼓帆风，船儿还会不快吗？

但是，玄奘想的跟弟子们可大不相同，归纳成一句话，其总的原则是：丢开前事，不猜后事，迈好当下步子。当下的要务是：逢圣迹必礼拜，遇高僧必参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条路不可能再走第二回，也就是说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，错过了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。所以，在这个问题上，玄奘自认为是完全可以做主的，而且不容任何人反对。

这不，刚到得至那仆底国，当日就按照长年婆罗门的指示，到突舍萨那寺拜谒了调伏光大德，并住下来，从他学习安慧的《阿毗

达摩杂集论》、众贤的《阿毗达摩显宗论》和陈那的《因明正理门论》。至最后掩卷告别的那一刻，屈指数来，总共用了四个多月。这时，雨季已经过去了一半。在此期间，弟子们虽然心急，但深知师父志不可移，谁都没有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地等待。好在总有抄写经籍的任务，所以日子也便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。

然而，想不到的是，离开至那仆底国才走了几日，路过阇烂达那国，在一座名叫那伽罗驮那寺借宿时，不期又遇上享誉当时的月胄三藏开讲《众事分毗婆沙论》。因此论涉及色、心等无为法，虽是小乘学说，但事关唯识学宗旨，所以，玄奘又决定留下听讲。撤席时，渐寒之季已经随着阵阵凉风从雪山方向朝南袭来。这次，弟子们焦急的情绪已经有点难以压抑了。当再次上路的时候，法钦在众人的怂恿下，鼓起勇气，壮了壮胆，拐着弯儿问玄奘道：“师父，赶盛寒到来之前，能到达摩揭陀国了吧？”

玄奘以为弟子们不过是随便问问，所以并没有深味其话中的含意，草草地在心里盘算了一下，便回道：“走得快的话，也许可以吧。”

弟子们听玄奘如此说，都情不自禁地乐开了，纷纷表态说：

“师父，那好办。我们虽然还没修得神通力，但都壮实着呢，只要师父吩咐，叫走多快就走多快！”

“不是说从屈露多国下山后，就是一马平川吗？还有好看的风景，走起来肯定很爽！”

“师父，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日夜兼程！”

“师父，你只管走路，行囊交给弟子们就是了。”

玄奘看着弟子们一个个急着要走的样子，猜着其中必有心眼儿，只是一时还难以弄清楚，所以一路听来只是微笑，不作任何回答。

在以后的半个多月里，玄奘师徒的确是起早贪黑在赶路。弟子们觉得师父真的是下了决心，要在年底前后赶到摩揭陀国王舍城，所以也就没有再说什么，只顾攒足劲儿往前走。

果然，从屈露多国往南，山势渐趋平缓，虽然仍要爬山渡河，但总的趋势是走下坡路，所以很快就到了设多图卢国。继之又在阎牟拿河西岸的平原上跋涉了数百里后，终于到达中天竺最西边的波理夜咀罗国。从此折北，渡过阎牟拿河到达秣兔罗国，再沿河北上，经萨他泥湿伐罗国，到达宰禄勒那国。

好家伙，一口气就过了几个国家，以如此这般的神速，有多少路走不完？

嘉尚几个师兄弟这样想着，议论着，心里已经在欢呼“胜利”了。

却说这宰禄勒那国，其北紧靠大雪山，阎牟拿河跑着小步从它的都城东边淌过。国东数百里处，即是旃伽河河源。关于这条神河的故事，这里暂且放下，还是将话题放到脚下的国度来说。原来，此国的都城周长有数十里，但现在已经不比往昔，城基虽还坚固，境域却已见荒凉。国内有外道天祠百余所，徒侣甚众。而正教伽蓝则不过几所，僧不逾千。邪正势力的强弱由此不难看出。基于这种状况，玄奘师徒决定，在此只逗留一两天，观礼完圣迹就继续赶路。

可是，才过了一个晚上，玄奘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：要在这里住下来，住多久，连他自己也决定不了。

弟子们对师父的这个决定不仅觉得突然，而且感到不可思议，所以一听就都急了。号称“小聪明”的普光首先拐着弯儿探问道：“师父，此地如此荒僻，又是外道势力独强的地方，为什么要在这里

停留？”

“是呀，师父，为什么要在这里停留？”法钦、玄觉、石槃陀见普光率先开了口，也便一齐乘势而上，给他助威。

玄奘将普光、法钦、玄觉逐一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你们说这里荒凉，这里外道独强，其实是只见其表而未见其里。昨晚与寺僧座谈的时候，你们难道没有听出来，他们对释尊的微言不仅领会、理解很精到，而且谈讲很通达流畅？真是身贫学不贫，寺衰法未衰呀！这难道不值得我等好好探寻探寻吗？”

普光还是陪着小心再说道：“可这里并无什么饱学硕德可参访啊。”

玄奘听普光如此说，不动声色地批评道：“又不专心了不是？座谈中不是提到，其国中有一善娴三藏的闍耶毼多大德吗？这位大德不是精通《经部毗婆沙论》吗？”

“师父不是在缚喝国从般若羯罗三藏参究过《毗婆沙论》、在阇烂达那国月胄三藏那里所听过《众事分毗婆沙说》了吗？连迦湿弥罗国秘藏的铜牒藏都抄了，还要在这里再究一遍？”法钦自以为理由充足，胆子挺壮地这样说。

玄奘顿时厉色道：“又粗心了吧！此《婆沙》非彼《婆沙》，此《婆沙》乃小乘十八部之一的经量部大论。闍耶毼多大德不是说过，此论所有解释都是以佛所说的经典为依据的，与以前研习的说一切有部《婆沙》不同呢。”

弟子们自觉没理，又见师父动了气，再也没有吭声，但情绪还是没有变。

就这样，玄奘师徒在宰禄勒那国住了一冬半春，到再次上路的时候，已是翌年的仲春时节了。

从宰禄勒那国往南没走两天,就到了秣底补罗国。此国介于菟伽河与阎牟拿河之间,气序比宰禄勒那国温和,物产也较其丰茂,正教与外道势力相当。只是国王不信佛法,而侍奉天神,致使原来平衡的秤杆出现了倾斜。不过,玄奘师徒到来后很快就了解到,此国也还算得上是正教的福地,不仅是说一切有部的卫道者众贤及其追随者无垢友暴殁处,同时也是小乘萨婆多部论师德光撰写《辩真论》等百余部论著的地方,国中至今还有门人密多斯那继承其遗绪。就为了这点,玄奘又决定住下来。

这一下,弟子们的情绪就更激烈了。当玄奘宣布决定时,所有的弟子都喊了起来:“又要住下来?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摩揭陀国啊?”

是啊,西游的目的地眼看就要到达,千里万里披星戴月、舍生冒死、苦苦追求的理想眼看就要实现,可现在,这理想就像挂在头顶高枝上红了的果子,可望,却总是够不着,这怎能不叫人着急呢?所以,这会儿连稳健持重的嘉尚也沉不住气了,问道:“师父这次西游,为的不就是求取无上真经《瑜伽师地论》吗?怎么一路上总是反反复复地研习小乘教的经论呢?”

“是啊,师父,为什么总是为这些不相干的小乘经典耗费宝贵的时间呢?”其余人等也一起助阵,几乎忘记了弟子的身份。

嘉尚见状,更有了底气,继续说道:“师父,你早日求取真经,早日回国弘扬,早日利益众生,这不是更好吗?”

“是这样嘛!”其余人等又嘟囔着附和。

玄奘用深沉而严厉的目光扫了弟子们一眼,诫道:“弥子们啊,你们现如今都已是在冠之年、受了戒的正僧,应该长大了,成熟了,懂得怎样去观察、去思考了。”

终归是师者为师,徒者是徒,嘉尚等见师父容色变了,不再

作声。

“你们在说什么呀？‘不相干的小乘经典’，这话说得多轻佻！”玄奘以从来没有过的严厉语气呵毕，转而又讲解道，“释尊虽是一音说法，但却是就机开示，方便多门。徒侣呢，则根据自己根基的深浅，各取所需，领悟弘扬，指导修行。故先有小乘十八部之区别，后有半满二教之分张。仅就《毗婆沙论》而言，即有经部与有部、大乘与小乘、律与论之分，于是乎真义淹没于口水，宏旨难显于纷纭。以是故，不逐一读之，岂能比较？不比较，岂能知高下？岂能得真谛？此次西游，为求《瑜伽》真经不假，但此《论》并非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四《阿含》乃释尊所说法的最初结集，包涵了正教的根本原理如四谛、十二因缘、五蕴皆空、业感轮回、四念处、八正道等；《毗婆沙论》则是最早阐释释尊所说法的论藏，是心学的渊薮和关键所在。因此缘故，若要入大乘之门，若要明万法唯识之理，不读《阿含》，不读《婆沙》，则如何溯其渊源，得其钤键？”

弟子们虽然还不甚了了师父所讲的教理关系，但相信他所说是对的，所以再没有谁顶牛。不过，大家心里还是快快的，乐不起来。

玄奘看在眼里，既爱又怜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哎，也实在难为你们了，都是为师的我连累了你们。好几年了，让你们跟着我走了这么远的路，吃了那么多的苦，冒了这么大的险，也真的累了，乏了。谁都想早早地到达目的地，然后好好地休息上一阵子……”

“师父，你别这样说，我们巴不得跟随你一辈子呢。我们不是累，不是想休息，只是心里着急。”众弟子异口同声地打断玄奘的话。

其实，嘉尚几个说的并不全是真话。试想想，年复一年马不停蹄地走啊行啊，赶了一程又一程，过了一国又一国，这路好像就没

个尽头似的,风餐露宿、栉风沐雨且不说,最劳神的是还得随时费心应对各种各样的不测之虞,即使是铜打铁铸的硬汉也有垮下的可能,何况是几个初出茅庐的小子?新鲜过后,尽兴之后,热情就免不了慢慢地淡去,烦躁情绪就会慢慢地滋生,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。或许,他们真的还没有意识到,他们真的是累了,乏了,但却明白无误地写到了脸上,反映到一言一行中。正因为还没意识到,而且还有惭愧心,所以,当玄奘将它明白无误地指出来时,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承认,不会接受的,于是也就有了如此这般的辩解。

玄奘不需要什么天眼通或火眼金睛就能看得到他们的心,读得懂他们脸上的表情,所以又继续说道:“你们不用装好汉,辛苦劳累是肯定的。为师的也不是木头做的,怎能没有感受?只是,生命没有回头路,必须珍惜每一寸光阴,走好当下的每一步。纵使你们还年轻,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再作一次西游,可那是对生命、对时间的极大浪费,你们愿意这样做吗?游学游学,随游随学,走到哪里学到哪里,所以,游学之路其实是没有终点的。古贤说过,要成就大事,就要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读而博识,行而见广。你我师徒如此这般的不远万里,马不停蹄,不就是为了广闻博识吗?但要走万里路,读万卷书,必须得有无坚不摧的意志,有梳理乱麻的耐心,有百折不回的韧劲。为师的是多么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如此走走停停的良苦用心啊!”

如果说“严”可以起到“镇”的作用,那么“慈”则有“导”的能效。玄奘掏心挖肺地说了这许多之后,弟子们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结子,安心住了下来。

转眼间又过了半春一夏。当玄奘师徒在从秣底补罗国折东北往婆罗吸摩补罗国进发时,当地早就进入雨季了。

从婆罗吸摩补罗国直南,经瞿毗霜那国、歪醯掣咀国、毗罗删拏国;自此折东,至劫比他国、羯若鞠阇国;再走数百里,便到了阿踰陀国。一路上,川原相接,宜谷稼,多林木,沃野弥望,田连阡陌,泉流溪水潺潺,花圃池沼相间,居人殷盛,家室富饶,真所谓风光无限,其乐融融。所以,一千五六百里的路程,在不知不觉中就走完了,如果不是在羯若鞠阇国即曲女城停留三个月,从毗离耶犀那三藏学习佛使、日胄两位大师各自撰写的《毗婆沙论》,那么,到达阿踰陀国时,雨季恐怕还没有结束呢。

沿途诸国均在中天竺境域,因此,除田园风光秀美之外,同时也是佛教圣迹极多的地面,所有各国都有阿育王敕建的佛舍利塔或石柱。此外,劫比他国还有释尊成佛后升忉利天,为其母摩耶夫人说法后重返赡部洲时下落处。相传过去有天帝释为迎接释尊下落而建造的三宝阶。阶分左、中、右三道,分别以水精、黄金、白银铺之。如今唯存后人所仿七十余尺石阶、精舍,以及释尊、大梵天、天帝释诸像,还有阶旁的无忧王石柱,虽久经风雨而犹巍然挺立。阿踰陀国则是无著菩萨根据弥勒菩萨授意而撰写、讲说《瑜伽师地论》诸经典的地方,显然是法相唯识学的祖源了,所以,玄奘来到这里虽还未见此论却已有了一种满足的感觉。

已见的令人高兴,将见的更令人陶醉。要知道,阿踰陀北五百里,就是舍卫国,那里有该国富商须达给孤独长者与太子祇陀为释尊建造的一座精舍,名字就叫祇树给孤独园;其南五百里阎牟拿河与菟伽河汇合处,则是当今五天共主戒日王五年一设无遮会的大施场;东北数百里处是释尊的出生地迦毗罗卫国;东南数百里处是释尊成道后初转法轮的鹿野苑;自迦毗罗卫国往东五百里是佛入灭的拘尸那揭罗国;自鹿野苑往东数百里即是此次西游的最终目的地摩揭陀国,佛成道处菩提迦耶和正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都在

这里……

啊,一个虔诚释子梦中的那棵菩提树,一个勤奋学子千万里、千万里追寻的那处法脉清源,现在已经近在咫尺,举足可及!这是胜利在望,大愿将圆,何等令人心潮逐浪、热血沸腾的时刻,也是一个让人回首云天、不禁拂泪的时刻!

玄奘师徒凭吊完阿踰陀都城外五六里大麓罗林中无著菩萨撰述、说法的古寺,又瞻仰过世亲菩萨的遗迹,然后休整了几日,便开始向那心期已久的最终目的地发起冲刺。

阿踰陀紧临殒伽河,乘船沿河而下,即可到达阿耶穆佉国。却说这殒伽河从大雪山中流出,在婆罗吸摩补罗国拐了个弯后再顺势朝南一路咆哮着直闯下来,到了劫比他国之后才放慢了速度,像绅士那样,挺着大肚子,迈着方步,一步一作态地继续徜徉而去。

由于此地气序暑热,雨量充沛,林木长得快,非常茂密,河的两岸都长满了树,当地人称作无忧树。这种树树冠大,树叶茂密,枝杈既多又长,伸到河面上足足有二三丈长。有的枝杈长着气根,吊到河面上直接吸取水分;有的枝杈不堪重负,浓密的叶子紧贴着水面,由此而形成的林荫水面便成了游鱼、野禽、水兽以及一切阴类栖息、娱乐的天堂和逃灾避祸的庇护所。河中往来的船只较少时,牠们便放心大胆地到宽阔的河面上活动、嬉戏,伸伸腿脚,振振翅膀;当河面船只梭巡或者雨暴风骤的时刻,牠们就回到枝叶屏蔽的水面,人看不见,风难吹进,借以躲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。

不过,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,乐园、庇护所是其一面,那么,它的另一面又是什么呢?关于这一点,玄奘及其弟子们压根儿就没想过,但却遇上了。

为了保持好的心情,玄奘选了一个晴和的日子上路。这天,在

无著菩萨故寺比丘的帮助下,师徒六人搭上了顺流而下的一艘客船。船比较大,搭载的人共有数十个之多,除了他们师徒几个,其余人众较杂,走亲,赶集,货贩,因公因私,男男女女,等等,不可细言,目的地自然也各不相同。不过,一般而言,所历附近诸国民情淳质的多,风俗刚猛的少,所以虽是萍水相逢,却也能相处融洽。或许是因为有强烈的信仰,一路上与人为善的举动也屡见不鲜,小的如谦让座位,大的如扶老携幼、帮人提轻举重等等,让人有一种他乡遇亲人的感觉。

天竺时令,九月以后就算进入了微寒季节,其实则不过相当于中夏的清秋气温。河面风平浪静,船只的行驶划破原本静止的空气,无风胜有风,浑身都觉得怪清爽的。至第二天日中时分,行船进入了一段较窄的河面,两岸的无忧树更加浓密。正当玄奘师徒感叹这里的奇异风光时,艄公却提醒说:“此处两岸方圆二三里地面,都是茂密的树林,一色的无忧树,林中罕有人迹,亦无任何物资供应,行船一般都不在这里靠岸,更不会停留过夜。”

艄公说完,又叮嘱大家坐稳当后,便开始更用力地划动船桨,很有急于穿越这段水路的意思。

然而,行船才加速不久就出现了情况:前头河湾处,几只小船从岸边树荫水面朝河心急速划出,违例一字摆开,齐头并进逆流而上,直冲玄奘所乘客船而来,丝毫没有相让的意思。艄公见状,急忙停了桨。众人莫明所以,有人责备那些小船没规矩,有人甚至为此而愤怒。可是,这边怨声、骂声还未落下,却见左、右、后几个方向都蹿出了同样的小船,同样急速地向客船围拢过来。

显然,客船遇贼了。

客船被迫靠岸后,群贼便将乘客往岸上赶,逐个搜身,继而又把乘客所携带的包袱箱笼一一打开,将其中的贵重物品全部掠走。

既毕，贼首带了两个同伙再次来到人群中，不由分说地撩开人家的内衣，扯掉人家的头巾，动手动脚，捏臂掰脸，看了又看，挑拣了好一阵子，似乎都没有满意的。

到得玄奘师徒跟前，贼首突然眼睛一亮，觉得面前这几个汉子颇是与众不同，圆圆的脸，皮细肉嫩，无须无髯又无髭，刚剃过的头比脸蛋还白，铮亮铮亮地闪着光芒。也许是看得出了神，贼首两脚就像钉子似的，扎在地上一动不动。

玄奘明知站在面前的是人中另类，不怀好意，但还是像往常那样礼貌周全地合十道：“贫僧的行囊、什物好汉都拿走了，不知还有什么吩咐，不妨说来。”

贼头像是未听见似的，没有作答，而是心满意足地命身边同伙道：“带走！”

同伙一面将玄奘从乘客中拉出来，一面说道：“这次没白辛苦，总算有了收获，又刚好没错过祭祀日子。”

玄奘听得明白，而且很快便将“收获”与“祭祀”两个词的内在联系理了出来：很清楚，群贼是要将自己当作祭祀的供品！

是的，玄奘猜得一点儿都没有错。

不知是从何朝何代开始，阎浮世界的这一方，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信仰：养育他们的土地，帮助他们劳作的牛，为部族繁衍后代、延续血脉的男女阴器，等等，都曾成为信仰崇拜的图腾和偶像。因此缘故，至今五天的牛都享有无上的特权，受到隆重的礼遇，无论大城通衢、乡村小径，牛不但可以通行无阻，甚至于横冲直撞，行人不仅不能驱赶，而且还有避之不及的恐惧呢。至于男根女阴，则五天外道天祠中，至今仍有供奉，特别是男性天根，或天成，或塑造，堂而皇之，拔地雄起。各天祠之精舍房宇，鳞次比高，但俱无出于天根者；各国王、民同敬，并无鄙耻、羞涩之感。健陀罗国有青色石

柱，是大自在天毗摩天女化身，灵异极多，五天各国君王及士庶，无论远近，不辞艰辛，络绎于途，纷至沓来，致礼膜拜。由信仰而崇拜，由崇拜而求福，由求福而祭祀。在众多的祭祀中，有一种被信仰者认为是最为诚挚的，而在他人眼里则是最残忍的，那就是“人祭”。祭祀用的人，按祭祀对象不同而不同，农人、猎人、石女、秃子、跛脚、瞽者、盗贼、杀人犯、缠绵多情的诗人、重权在握的高官，等等，都会入选为各个特定神坛上的供品。祭祀的方式也各不一样，自刎、自溺、隐遁、坠殒……不一而足。无论是哪种形式，其所乞来的福祉都是以牺牲自我，乃至生命为代价的，也就是说，其通向未来幸福的道路，其实是以尸体铺就、用血肉浇筑而成的。玄奘眼下所遇到的群贼，其所沿袭的是传统中最自私、最愚昧的陋习、恶习。他们不是以自我牺牲作交换，而是要取玄奘的血肉，还有天根，奉献于他们所尊仰的神灵，指望有朝一日厄运到头，返贫为富，仓廩充盈，财富山积，金屋藏娇，妻妾成群，子孙满堂，出类拔萃，乃至一朝发达，官运亨通，万人之上或者一人之下……

玄奘知道自己处境险恶，唯一的办法则只有待机自救。

弟子们眼睁睁看着师父被绑走，一个个心急如焚，当时就一拥而上，企图与众贼争一高下。但玄奘用眼神暗示他们不要轻举妄动，所以，他们只是虚张了一下声势，便佯装败阵而作罢了。

贼众将玄奘押解到林中一片空地边，绑定在树身上，然后就在空旷处划地设坛，为祭祀作准备。

船上的其他乘客也被押解到空地边，由七八个手持刀戟的贼人四面站岗看守。

此间，艄公曾经悄悄地与嘉尚和几个乘客先后耳语过，都说了些什么却不得而知。

所谓的祭坛，因为是临时设施，所以很简单，不过就是在清扫

干净的地面上画了一个方形图，丈余见方大小，正中设一个突伽天神的牌位，牌位前摆了一只大木盘，是盛血的容器，木盘旁铺了两张大芭蕉叶，供安放人肉和天根用。

贼首将祭坛检查了一遍，并亲自点燃天香，然后大声发令道：“将供品抬上来！”

两个贼徒依令除去玄奘身上绳索，分捉其手脚，抬进坛场。在此同时，又有两个贼徒登坛，一人手捉一把大刀，一人手握一柄匕首，一副凶神恶煞模样。之后，又有两个贼徒各提了一桶水上来，放在玄奘身旁，应该是用来清洗身躯的。

贼首见一切准备就绪，便再次吼道：“准备开祭！”

贼徒闻令，便要动手去解玄奘衣衫，玄奘挣扎着说道：“好汉且慢动手，要杀贫僧不难，唯望讲明其中原委。”

贼首见玄奘非但脸无惧色，反而还敢于提出要求，便冷笑着说道：“比丘要明白原委？好嘛，我就来告诉你：祭天祈福，乃我祖先风俗。眼见茂时将尽，气序渐寒，祭期就要过去，无奈连日来未遇上理想的人牲；不想今日得了比丘你，玉颜奇骨，气度非凡，肯定是人精了，荐于天神，必获大福无疑。”

玄奘听后，从容说道：“多谢好汉看重。只是贫僧自远而来，几经寒暑，不辞万难，才到得这里，本来希望敬礼灵鹫，取了真经，然后早日回归故国，播撒法雨，化度群迷。不料好汉今日要夺小命，致使大愿未遂，不免遗憾。不过，这也罢了，贫僧所忧者，你等好汉也。”

贼首听着纳闷，问道：“我等有何要你担心的？”

玄奘从容道：“贫僧未曾到得菩提伽耶，真性未曾证得，生死轮回未曾脱了，好汉若以如此垢秽之身充当祭品，只怕神灵见了作呕，一时恼怒，就怕你们求福不成反招灾祸呢！”

贼首不信，仰天哈哈大笑起来。

可说来也巧，笑声还未停，便顿时刮起一阵大风，整个林子的树都摇了起来。

玄奘看看天空，只见白云一缕一缕的，如丝、如棉。凭着长期行脚云游的经验，他知道，这是天气将要突变的征兆。有民谚说：“云如絮，雨如注。”正刮着的风，定然是为大雨报信来了。心想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正要贼首说话呢，却见嘉尚朝贼首说道：“你看见了吧，这风有多大，那是老天发怒了！”

说实在的，贼首也的确是觉得这风来得突然，来得不是时候，心里本来就有所忌讳，不料嘉尚却将它捅破了，不禁恼怒道：“胡说，没有的事！”

玄奘听得清楚，贼首吼叫时看似声色俱厉，但却未能掩盖住他内心的怯懦，于是便乘机说道：“好汉不能不信呀。这风为什么早不刮晚不刮，而偏偏这个时候刮？你愿不愿意听比丘我说说其中的道理？”

贼首听后未置可否。

玄奘判断，贼首的心理防线已经有所动摇，所以继续说道：“比丘我从凌山走到大雪山，从碎叶河走到缚刍河，再到信度河、阎牟拿河，历经的大国小邦不下数十，各国都有天祠，北天与中天诸国，天祠更多，奉者更众，人家植福的方式，是捐钱，是绝食，是舍生，都是自断身命，牺牲自己，从来没听说过，更没有见过杀人祭天的。好汉为何不想一想，天下岂有杀人害命而得福的理！”

贼首一时无话，手捉大刀的贼徒却说开了：“别人是别人，本族有本族的成法！”

玄奘没有理会贼徒，继续对贼首说道：“我国古贤说过，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。还说过，‘祸因恶积，福缘善庆’。好汉想过没